

YUANLAI
KEYI
DENGDAONI

著 三文
文 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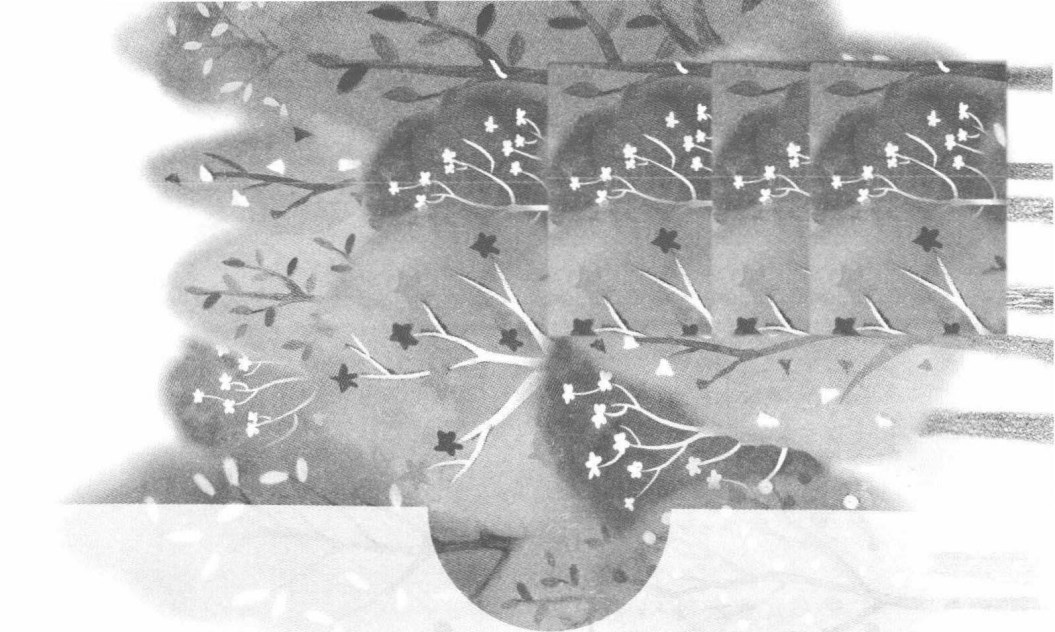
原来可以 等到你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和拥抱亲吻一样，都是我无
法掩饰的本能。”

在遇见陆晚江以前，高以樊从未主动开口说爱
在遇见她以后，他却有着说不尽的独家告白

甜宠作者三文愚动情书写善变世界里的执着守护
愿世间深情无人错付，愿有人温柔待你如初



原来可以 等到你

YUANLAI
KETI
DENGDAONI

著/三文
文愚

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来可以等到你 / 三文愚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511-2555-0

I. ①原… II. ①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66001号

书 名: 原来可以等到你

著 者: 三文愚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于怀新

特约编辑: 代琳琳

美术编辑: 许宝坤

责任校对: 齐 欣

封面设计: 刘 艳

内文设计: 曾 珠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9

字 数: 233千字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555-0

定 价: 24.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CONTENTS

原来可以等到你

<i>Chapter 01</i>		
若你遇到他	...	001
<i>Chapter 02</i>		
山水有相逢	...	019
<i>Chapter 03</i>		
有一点儿动心	...	041
<i>Chapter 04</i>		
这么远那么近	...	059
<i>Chapter 05</i>		
反方向的钟	...	079
<i>Chapter 06</i>		
早开的晚霞	...	099
<i>Chapter 07</i>		
散场的拥抱	...	139



Chapter 08

君心似我心 ... 155

Chapter 09

赤裸的秘密 ... 179

Chapter 10

别离的预感 ... 205

Chapter 11

终于等到你 ... 227

Chapter 12

但愿人长久 ... 251

番外

好大的元宝 ... 265



Chapter 01 若你遇到他

杜宝安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晚江正在 KTV 的盥洗间里吐得肝肠寸断。

她匆匆漱了口，支着站不稳的身子接起电话：“喂……那什么，申请消夜宅急送延迟，我这边一时半会儿恐怕还散不了。”

杜宝安呵呵两声：“申请驳回。冰箱里空得只剩下俩蒜头你让我啃桌角呢？”

“现在也还不晚啊！”晚江抬起腕表，“你要是实在饿得慌，不如去成记买碗牛……”

嘟——

在确定这是被挂线的声音后，晚江脑袋里瞬间溜过一串“无语凝噎 + 恼羞成怒”的省略号。

杜宝安……

我要下毒我要下毒我要下毒毒死你这个令人发指的浑蛋……

胃里又一阵难受袭来，她爬回盥洗间继续干呕。

晚江酒量一般，除了工作上的应付，平时也不常沾，今天这样生猛地灌实在招架不住。公司完成了一个与国外某大牌合作的案子，老板麦祁拉了大伙儿庆功，晚餐没吃尽兴，索性又拖大家到KTV来。因晚江在这次企划中功不可没，伸到面前来的酒杯自然也就多。麦祁深知她那点儿浅薄的酒量，在一旁兄长般挡酒，愣是没挡住大家打了鸡血似的兴致。

KTV里闹哄哄的，空气闷热，本就昏昏沉沉的晚江越发难受。不知道是谁提议要玩“真心话大冒险”，她稀里糊涂就被拉去凑了数，等到晚江反应过来，啤酒瓶口已经对准她停稳当了。

大学时代的聚会，晚江和杜宝安一群人也经常玩这个游戏。杜宝安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眼见鸡犬不宁才够过瘾的主儿，次次都选大冒险，整起人来也是六亲不认。而晚江每次都选真心话，鉴于无恶不作的杜宝安她着实是伤不起，所以选真心话准是没错的。

于是几轮下来晚江都保守地选择了真心话。

于是啤酒瓶又一次指向了她。

于是大伙儿不干了。

人事部一男同事拍着大腿表示不满：“晚江你可不能这样啊，你就这么提防着咱们呢，太伤人心了！”

话说到这份上，况且才多大点儿事，和着这醉意正浓恍恍惚惚，晚江琢磨着哪儿来那么多矫情，一痛快便说就来大冒险。

整人细胞天生低杜宝安好几个档次的男同事，考虑半晌也只是抛出个俗套的题目——给手机通讯录里倒数第三十三个人打电话说怀了对方的骨肉。众人唏嘘不已，纷纷对该同事智商上的无能表达了直接鄙视。

晚江掏出手机翻开通讯录，拉到最末尾，一、二、三、四……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地数上去。

三十三——苏闻。

拇指按在键上挪不开，晚江不由得愣住。

长年累月，她几乎不整理通讯录，都快不记得还存着他的号码。而倒数三十二是母亲大学里的老教授，三十四则是前阵子合作过的客户，呵呵，真是绝境。

她多希望是自己看花了眼，单单盯着屏幕上的名字，迷蒙酒意更加上头。众人均奇怪她的一言不发，有人连连喊了几声“晚江”，她才终于抬起头来，原本红彤彤的脸这时却煞白：“嗯？大冒险，对，大冒险。”

喊她的人是副总田恬，意会到她的迟疑，就说：“晚江，不方便的话，喝杯酒就算罚过了。”又转向那位开罚单的人事部手下，“是吧？”

谁知碰上个如此没眼力价儿的伙计，玩心一起竟连连摇头说那可不成。

耳朵里仿佛有蜂鸣，嗡嗡作响。有人在K歌，声音沙哑，晚江此刻听力混沌，良久才听明白是在唱：“不想让自己 / 活在过去的遗憾 / 问宇宙 / 他还爱我吗 / 这问题 / 早就有答案……”

这时身边一个急性子的同事抽过她的手机就拨了出去，晚江根本没有缓过神来，只是下意识地一动也不敢动。接通，是不能再单调的提示音，她心底苦笑，这一切混乱的发生，无奈又滑稽。

嘟——嘟——嘟——

漫长的等待接听，仿佛连接起这些年平缓的时光。她曾以为，王子和公主故事的结尾，是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上面写道：“其实童话故事的结尾，也可以是王子和公主，各自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还是王子，还是公主，还是幸福。

只是各自幸福。

她顿觉幡然醒悟。王子和公主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在俗世红尘里挣扎不堪的他们。

你我安好，便不如不见，不必打扰。对方仍未接听，晚江按下

挂断，低下头深呼吸，感到有温暖的力量正在回流，然后歉意一笑：“我觉得渴，想着还是罚酒得了，大家不会怪我吧？”

到这分上，在座各位多多少少都意识到了什么，那人事部男同事微微尴尬：“嘻！什么怪不怪的，早知道你渴得慌，刚才我的那些罚酒你都讨了去多好！”

晚江抿抿嘴，端起满满一杯酒，田恬“慢慢喝”的话还剩在喉咙里，她却头一仰就干了。从来没有试过喝得这样急，呛得惊天动地，接着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然后报应就来了。

盥洗间。

晚江就着水洗了把脸，闭着眼睛琢磨，啧，人前装豪放这种丢人现眼的招儿，往后还是不要再尝试了。偏巧此时电话又响，她睁不开眼，俩手还沾着水。八成是杜宝安那货，想到刚才被恶意挂断就来气，本来大冒险一事就够她心烦意乱的了，碰见个这样的损友更觉悲从中来。湿漉漉的手掏出手机，晚江劈头盖脸吼过去：“又干什么啊你这浑蛋？”

那端鸦雀无声。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整个盥洗间萦绕着：你这浑蛋……这浑蛋……浑蛋……蛋……

糟糕，不祥的预感，骂错人这种事需要死一万次吗？晚江睁开眼睛，水渍渗进眼眶，有一点点儿疼。她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苏闻”这个名字。

诧异、惊喜、惶恐、紧张……最后被一层又一层的心酸苦楚覆盖，难受得她整颗心一瞬间蜷起来。心里明明好不容易才平静了的波澜，如此这般是要人情何以堪？一段时间内，无数情绪劈头上涌，比想象中要难以控制，这怎么能够。

纵然万般开不了口，终究也不过是一句简单寒暄。

“苏闻，我是晚江。”

念到他名字的时候，她喉头发紧，觉得有必要为刚才的误会做个解释：“我以为是杜宝安呢，有些失态，不好意思啊。”

无奈对方依旧不吱一声，晚江有些窘，轻松揶揄的口气听来都不像自己了：“喂，我说你也不用不说话吧，咱们……好歹这么多年没联系了呢……”

而这回，她终于听见了那端轻微的鼻息声，随之是一把中低音式的男音，声音里浸着五分清明五分沉厚：“您好，请问您刚才是否打过我的电话？”

不对，这声音不对。

她呼吸一窒，试探地问：“是苏闻吗？”

“对不起，我想您打错了。”

这怎么形容呢。

就好像你在人群里看到一个多年未谋面的、年少时深爱过的人。你不顾一切追了几条马路闯过几个红灯，你心里想着，是他，是他。你终于拍到他的肩膀，你喘着粗气心律不稳，你笑着等待对方转身，却发现你认错了人。

如果你懂，就能明白晚江此时此刻的心情。

大学毕业留在B市工作，她不曾换过通讯号码。可是她是真傻，岁月、青春、回忆、爱恨，都是那般易逝，更何况区区十一位的数字。不是苏闻，不是他。也许很多年前就不是他，也许不久之前才不是他，总之，不是他了。

她发觉今晚真是狼狈极了，这么大起大落的确够刺激够折腾，边摇头边对着电话笑出来：“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搞错了，打扰了。”

“不会。”

“谢谢。”她吸吸鼻子，“那，再见。”

“再见。”

回到包间的时候，“真心话大冒险”已经散了，几位喝多了的

伙计歪在角落里不能动弹。田恬拉晚江坐到自己边上：“怎么样，舒服些了吗？要不要先回家？”

她瞧晚江点头，就冲一旁的麦祁说：“你喝了酒不能开车，叫辆车送晚江回家吧。”

在麦田广告这些年，麦祁、田恬这对夫妻同晚江在工作上是默契十足的上司下属，私底下则是亲人般的友谊。麦祁应允，作势就要站起来，晚江忙拉住他：“得了得了大哥，不用这么费劲，我自己能行，你这个老板还是坐着镇场子吧。”

“我怎么觉得你不行？”

“我行，超级行的。如果觉得过意不去，那好办，要是我明天不小心迟到，你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行个方便，就算弥补过了。”

麦祁一脸黑线地转过来：“想你是清醒了，说这么一大段话也不哆嗦，还能未卜先知地给自己要个免死金牌……”

晚江呵呵笑，麦祁伸手拍她脑袋：“到家给我们打个电话。”

田恬看着她走出去，只觉得那背影单薄，门一合就看不见了。

麦祁搂了搂妻子，见她一脸担忧，便说：“要不我还是送送她？”

“算了算了，她那性子咱俩都了解。今天晚上不大对劲，她大概想一个人静一静。”

到家已接近午夜十二点，晚江拎着消夜，利箭一般冲进家门倒在沙发上挺尸。她与杜宝安合住，有门禁，晚江不敢轻易犯规，否则隔天准能接到来自家乡的慰问。

杜宝安擦着头发走过来，抬脚踢了踢沙发上装死的人：“我说……尊敬的陆小姐，请问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一杯上脸、两杯微醉、三杯就倒的陆小姐吗？你这是开挂了吧，这味儿大得，能熏死一个连。你家陆老师和唐老师见你这副模样是该欣慰还是该心酸啊……”

晚江受不了她的吐槽，指指桌上放着的消夜：“姐们儿，趁热……”

买的鲜虾云吞面，一个个云吞裹着虾肉白白嫩嫩，撒了一小把葱花，看着就小清新得紧。热汤又鲜，尝起来真真儿是要了卿命。杜宝安出了趟小差，回到家累得只差没散架。冰箱里空空如也，厨娘又不在家，在饿死和累死之间，她毅然选择了前者。这会儿吃到这般美味，果断没风骨地泪流满面。

真的不想动，可还是记起来要报告平安到家，短信刚发过去没多会儿，就收到了麦祁的回复短信，嘱咐她好好休息。其实到现在，这酒也已醒了四五分。她只是觉得累，以前通宵弄企划、搞创意，也没有这样疲惫。杜宝安从碗里抬头：“死了啊，哎一声。”

“……”

“喂？”

“渴。”

得，吃人家嘴短。一阵噼里啪啦的拖鞋声，杜宝安拉起她，把水杯递过去，然后又席地而坐对付那半碗消夜。晚江挪下来坐到杜宝安旁边，抠着地毯一角，自言自语：“我今天喝了好多好多酒。”

“嗯。”

“又玩了‘真心话大冒险’。”

“噢。”

“我选了大冒险。”

“哎？”

“我给苏闻打了电话。”

杜宝安顿了下，如此一来，某人这副歇菜似的模样都有了解释。杜宝安吃干抹净，酝酿出一个饱嗝，问：“然后呢？”

“然后我挂了，然后他又打了回来，我以为是你，还吼了他，结果不是他。”

“……”

“看什么，我说完了。”

“你这是在绕口令吧……”

“不是，我们什么都没说。他的号码被回收了，早就卖给了别人。”晚江边说边站起来收拾茶几，弯腰时头发滑下来挡住了光线，整张脸隐在里面，杜宝安看不清她的神情。

晚江拿着碗筷就要走进厨房，被杜宝安喊住：“嗯？”

“你看，老天爷对你多仁慈。明知你一时脑热想不开，还是变着戏法阻止你上演万恶前女友这样的三俗戏码。是你赚了，姐们儿。”

晚江“扑哧”笑了，她知道这是安慰，尽管拐着弯涮了自己，但是她都明白。

“赶紧把头发吹干了去。”

说完进了厨房，没多久就响起了吹风机的嗡嗡声。晚江打开窗子，夜风温柔，拂面而来让人忽略伤痛。

她想着晚上在KTV，有首歌很好听，等会儿上网下载下来；

想着今夜星光璀璨，明天会是一个好天；

想着有些人虽然难忘，但是难忘难忘，不过难，可终究忘。

当年陆晚江和杜宝安是一块儿考的A大。杜宝安一门心思学经济，晚江也是投自己所好选了广告专业。后来顶着名牌大学广告系优秀生光环毕业的晚江，让人大跌眼镜地选择了当时在业内起步不久的麦田广告。老板麦祁和田恬是曾经在英国留学的小夫妻，毕业后进了英国一家顶级广告公司干了四年，然后放弃了这份旁人眼里极好的工作，一心一意回国艰苦创业。晚江就总是说笑，他们俩当年定是爱国精神附体，一腔热血只想报效祖国。

以至于再被别人问起，麦祁都一脸正色地回答：“祖国需要我呗。”

后来他也问晚江，晚江只是笑：“你们需要我呗。”

现在的麦田广告可谓业内异军突起的典范，已是一块响亮招牌。麦祁和田恬凭借在国外打拼时累积的经验和人脉，近几年积极与几家全球规模的大型广告公司展开战略合作，从中获得了大量制作品

牌产品广告的宝贵经验。当初和夫妻俩志同道合一块儿奋斗的好友，如今都已是公司元老，和一年年发掘到的优秀人才一起，组成麦田最坚强的后盾。

每当聊到这些，田恬就会像现在这样，搅着面前的曼特宁感慨：“八个人挤在二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庆祝接到第一单生意，开心到直落泪。现在想想，竟然像发生在前世一样。”

晚江窝在柔软舒适的沙发里，打量坐在对面身形娇小的老板娘。五官小巧，皮肤又保养得好，根本看不出三十六七的年纪，偏偏说着老气横秋的话。

“不瞒你说，田姐，咱们部里私底下经常念叨，说认识麦田这么一群仗义的老板和同仁，是这辈子最骄傲的事了。”

田恬笑得欣慰，若有似无地扫了晚江一眼：“晚江，你来公司也有五年了，业绩漂亮，可以认真考虑点儿别的事儿了。”

好像什么都没说，但晚江倒是什么都听明白了，眼下只想糊弄过去：“田姐，你和大哥结婚十多年了，如今事业如火如荼，可以认真考虑点儿别的事儿了。”

田恬揉了团纸巾就扔了过来：“让你学舌！”

上个月重新装修了房子，处理掉不少旧物，如今要置办些新的，一个人总觉得拿不准主意，田恬就拉了晚江逛街扫货。女人的钱果然是最好赚的，从下午茶的咖啡厅出来，晚江坐进副驾驶，扭头看后座上满满当当的大袋小包，如此感慨。田恬就不说了，光是晚江自己也拎了一大堆，其中还有从超市给杜宝安买的两大袋食物。

路况还算顺畅，田恬开着车在市中心瞎逛，俩人有一搭没一搭聊着。时下正是三月中旬，春意酣浓，草木皆覆新绿。“春山暖日和风，阑干楼阁帘栊”，只有古人才有的雅致，现在的人都太忙碌，忙着工作，忙着拍拖，忙着生存。春寒料峭，风吹久了便觉得清冷，晚江想关上车窗，突然“咦”了一声：“田姐，停一下。”

“怎么？”

晚江认真瞅了一会儿，确定街边新开的店铺是她最喜欢的那家蛋糕店，直冒星星眼。噢我的上帝，她在胸前仓促地划了个十字：减肥什么的统统见鬼去吧……

副驾驶位上的人跳下车，打开后座门，把自己的东西拎出来：“田姐，我有件大事要去完成。放我在这里就可以了，你先回家吧。”

田恬一头雾水，但也随她：“好吧，小心些，Bye。”

晚江推开店门，嗅到香软绵长的芝士味心就酥了半颗。小时候总想着长大嫁给蛋糕师，什么都不吃，光吃蛋糕就好了。蛋糕模样精致小巧，冷藏柜里灯光调得极好，看上去简直是艺术品。晚江要了一个 Chestnut Cream，店员仔细地进行包装。她伸手往包里拿钱夹，却蓦地就地呆住：包呢？

包呢？

冷静一刹又即刻想到，糟糕，包还在田姐车后座。肯定是东西太多，埋在各种包装袋下面没看见，拿的时候又忘记了。这下真是囧到家了，钱夹、手机、钥匙，统统在包里。晚江愣在收银台还没想好对策，店员就顶着人畜无害的笑容，提示她应付金额。

强迫症在最不该发作的时候华丽丽现形。换了别人想着退了就好，陆小姐想的却是该怎么付钱怎么买到手。于是晚江笑得无比善良，对店员妹妹说：“姑娘，我突然有急事，手机没在身上，借你的一用行吗？”

那店员二话没说就从换衣间里取了手机来，晚江连连道谢。

店员们非常有素养地各司其职，没人打扰在角落里苦苦思索的某人。

什么是悲剧，晚江觉得这就是天大的悲剧。

她拿着手机，发现竟然回忆不起任何号码：杜宝安、麦祁、田恬……平时依赖惯了通讯录，从没刻意去记，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她那成天搞创作的脑袋承受不了负荷，如今总算明白何为“自作孽，

不可活”。

其实她记得一个号码的。

那号码在那个狼狈的夜晚之后，就被她删掉了。无论是与不是，留着它已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记忆有时太可耻，你以为无暇留心的，往往潜在思想触不到的深层，根深蒂固，却在表面覆上风平浪静的幌子。

她像熟悉自己的号码一样，缓缓按出了十一位数字。和苏闻无关，对方只不过是陌生人的陌生人，这样想着，她竟然就拨了出去。

食物的诱惑会让人变脑残？

没想到这号码归属地仍是B市。

当下晚江悄然变了心意，她都快忘了那份打包好的Chestnut Cream，满脑子只觉得这未知之人充满了神秘感，专注到有人推门而入也没发觉。那人踏入店内没两步，握在手里的手机就振了起来。

来电显示是个陌生号码。

男人微微蹙眉，脑海里飘过一丝记忆，接了起来：“喂。”

还是那把男音，虽然只听过一次，晚江却记住了。她也搞不清哪里来的激动，只顾愣头青似的说：“您好您好！我呢，前几天打错过一通电话到您那儿，不知道先生您是否还有印象？”

可这问话才完，晚江即刻懊悔：任谁被人劈头盖脸莫名其妙地吼一回“浑蛋”，想必都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她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捶胸，这开场已然败了一半啊……

“我想先生您必然记得我，呵呵。我在B市，您也在B市，我们都在B市，真的太巧了。”

对方太淡定，晚江尴尬症一犯，只好开始没有逻辑地乱扯：“还别说，缘分真是件有趣的东西，呵呵。您觉得……”

她背对店门站在角落里，声音不大不小，店里也不吵闹，不注意其实听不清晰，偏偏全入了有心人的耳朵。她自以为乐地维持着